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###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

卻說奮東卿聽了西卿的話，就知他是被謠言所惑，因道：「師縣的事要是真的，龍在田總有信來合我商議辦法，你既然全眷進府，不妨多住些時，聽那邊的信便了。」當日就留西卿在花園裡吃中飯。西卿雖同他認了本家，還不曾到過花園。這番大開眼界，見裡面假山假水，佈置得十分幽雅。正廳前面兩個金魚缸，是軍窯燒的，油粉裡透出些紅紫的顏色來，猶如江上晚霞一般，當時他就愛玩不置。東卿說是某方伯送的。擺出菜來，雖不十分豐富，倒也樣樣適口，把個西卿吃得鼻塌嘴歪，稱羨不已。將晚癮發，辭別回去，心上後悔不該來的，糜費了許多盤川。且又家內乏人照應，那些值錢的東西尚是遺失了，倒也可惜。起先替家裡的人說得太矜張了，不好改口，又恐被那王家表弟所笑，卻頗佩服這表弟的先見。當下就請了他表弟來，強他在煙鋪上躺著談天解悶，不知不覺又提到嶧縣的事。濟川道：「據我看來，殺教士是真的，兵船停在海口也是有的，外國兵船到外停泊，那有什麼稀罕？只這洗城的話有些兒靠不住，表兄後來總要明白的。」西卿這番倒著實服他料得不錯，只自己面子上不肯認錯，就說：「愚兄當時也曉得這個緣故，只是捕廳家眷既走，恐怕膽大住下，有些風吹草動，家裡人怪起我來沒得回答。況且老母在堂，尤應格外仔細才是。」濟川道：「那個自然。此來也不為無益，山、會好山水，小弟倒可借此游游。」西卿聽他說話奚落，也就不響。過了兩日，東卿叫人請他去看信，西卿自然連忙整衣前去。見面之後，東卿呵呵大笑道：「老弟，嶧縣的事，果然不出愚兄所料。」說罷，把一封拆口的信在桌上一擲道：「你看這信便知道了。」西卿抽信看時，原來裡面說的，大略是某月某日，有某國教士從寧波走到嶧縣界上，不幸為海盜劫財傷命，現在教堂裡的主教不答應，勒令某緝獲兇手，但這海盜出沒無定，何從緝起？要是緝不著，那外國人一定不肯干休，自然省裡京裡的鬧起來，某功名始終不保。要想乘此時請補病假三兩個月，得離此處，不知上憲恩典如何。至於兵船來到的話，乃是謠言，還祈從中替府憲說明，免致驚疑云云。西卿看了，恍然大悟。東卿又道：「我原猜著兵船的話不確，只是這龍在田也太膽小些，這樣的事只要辦的得法，上司還說他是交涉好手，要是告病前，後任大家推諉起來，就能了事嗎？況且這事是在他的任上出的，躲到那裡去？這卻是太老實了。外國人要兇手倒也不難，雖然緝不著正凶，總還有別的法兒想想。他是沒有見過什麼大仗，呆做起來，所以不得訣竅。我想寫封信去招呼他，開條路給他，你道好不好？」西卿道：「這龍某人原是書生本色，官場訣竅是不會懂的，大哥如此栽培他，那有不感激的理？」東卿甚喜，便寫覆信寄去。那龍縣令接著奮侍郎的回信，照樣辦事。誰知送了個頂凶去，又被洋人考問出來，仍是不答應。主教知道龍令沒本事捉強盜，就進府去同知府說。龍知縣見事情不妥，只得也同他進府。於是在府裡議起這樁事來。到底人已殺了，強盜是捉不著的，府太尊也無可如何。那主教就要打電報到政府裡去說話，幸虧太尊求他暫緩打電報，一面答應設法緝凶。這個擋口，可巧紹興一位大鄉紳回來了。這位大鄉紳非同小可，乃是曾做過出使英國欽差大臣，姓陸名朝棻，表字熙甫，本是英國學堂裡的卒業學生，回到本國，歷經大員奏保簡派駐英欽使。這時適逢瓜代回國，到京復命，請假修墓來的，一路地方官奉承他，自不必說。船在碼頭，山會兩縣慌忙出城迎接，少停太尊也來了，陸欽差只略略應酬了幾句。當日上岸，先拜了東卿先生，問問家鄉的情形。東卿就把嶧縣殺教士的事情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陸欽差道：「這事沒有什麼難辦，只消合他說得得法，就可以了。只是海疆盜賊橫行，地方不得安靜，倒是一樁可慮的事。」東卿也太息了一番。當下陸欽差因為初到家裡事忙，也就沒有久坐，辭別回去了。次日，太尊同龍知縣前去見他，便把這回事情求他，陸欽差一口應允。當下三人就一同坐轎前去。主教久聞陸欽差的大名，那有不請見之理？一切脫帽拉手的虛文，不用細述。只見陸欽差合那主教咕哩咕嚕的說了半天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見主教時而笑，時而怒，時而搖頭，時而點首。末後主教立起來，又合陸欽差拉了拉手，滿面歡喜的樣子。陸欽差也就起身，率領著府縣二人出門回公館。太尊忍不住急問所以。陸欽差道：「話已說妥，只消賠他十萬銀子，替他鑄個銅像，也可將就了結了。」太尊聽了還不打緊，不料龍知縣登時面皮失色，不敢說什麼，只得二人同退，自去辦款不提。

且說陸欽差在家鄉住了不到一月，即便進京面聖。朝廷曉得他是能辦事的，又在外國多年，很曉得些外國法律。這時正因合外國交涉，處處吃虧，外國人犯了中國的法辦不得，中國人犯了外國的法那是沒有一線生機的，甚至波及無辜。為此有人上了條陳，要改法律合外國法律一般，事情就好辦了。朝廷准奏，只是中國法律倒還有人曉得，那外國法律無人得知。幸而陸欽差還朝，只有他是深知外情，朝廷就下一道旨意，命他專當這個差事。陸欽差得了這個旨意，就要把法律修改起來。

那時刑部堂官，是個部曹出身，律例盤得極熟，大約部辦也拿他不住，不能上下其手。偏偏惹怒了一位主事，是個守舊不變的。你道這主事是什麼出身？原來是五十年前中的進士，河南籍貫，只因他八股做得好，不但聲調鏗鏘，而且草木鳥獸字面又對得極其工穩，所以主考官識他，鄉會試都取中了。無奈他書法不甚佳妙，未曾點得翰林，只點了個主事，簽分刑部。這主事姓盧名守經，表字抱先，在刑部年份久了，已得了主稿。

這回聽說要改法律，很不自在，對人私議道：「這法律是太祖太宗傳下來的，列聖相承，有添無改。如今全個兒廢掉，弄些什麼不管君臣不知父子的法律來攙和著，像這般的鬧起來，只怕安如磐石的中國，就有些兒不穩當了。」當時兒位守舊的京百，所二極贊他的話為然。只那學堂裡一派人聽見了，卻是沒一個不笑他的。他就想運動堂官來說話，豈知凡事總有反對，盧主事這般拘執，便有他同寅一個韓主事異常開通，卻已在堂官面前先入為主，極力贊說這改法律之舉是好的。堂官信了他的話，又且聖旨已下，何敢抗違？隨他盧主事說得天花亂墜，也沒法想了。然而改法律不要緊，做官的生成是個官，不能無故把來革職，單單有一種人吃了大大的苦頭。這種人是誰？就是各行省的書辦。這書辦的弊病，本來不消說得，在裡頭最好不過是吏部、戶部，當了一輩子，至少也有幾十銀子的出息，刑部雖差些，也還過得去。所以這改法律的命下，部裡那些檔手的書辦倒還罷了，為什麼呢？就是朝廷把他世襲的產業鏟掉了，他已經發過財，此後做做生意，搵個官兒，都有飯吃。只苦了外省府縣裡的書辦，如今改法律的風聲傳遍天下，又且聽說要把書吏裁掉，此輩自然老大吃驚。內中單表河南杞縣是第一個肥缺，當地有個謠言，叫做金杞縣銀太康。原來杞縣知縣，每年出息有十來萬銀子，那書辦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自然也是弄得一手好錢了。但是糧房雖好，刑房卻不如他，弄得好的年份，每年只有兩三百兩，也總算苦樂不均了。

且說其時有一個人家，姓申，從堂兄弟二人，都當的是刑房書吏，一叫申大頭，一叫申二虎，兩人素常和睦，趕辦公事，從來沒有什麼推諉，只分起錢來，大頭在內年代多了自然多分些，二虎新進來情願少分，也不過三五十兩上下。有一次，西鄉里一個寡婦撫孤守節，他手裡略有幾文，他族中有幾個無賴，要想他法子，誣他偷漢，硬把個佃戶當做姦夫，捉到縣裡來請辦。幸而這寡婦的兄弟出來鳴冤，才把這事息掉。

這場官司偏偏二虎經手，弄到幾十兩錢。可巧山東沂水縣來了幾個檔子班，縣裡師爺們頑夠了，搶到底下這班人，糧房的闊手筆，自然撇開來盡使。申二虎也想闊綽闊綽，來合大頭商議，也想拼個分兒，唱天戲頑頑。大頭道：「你也真正自不量力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。這是有錢的人闊老官做的事，怎麼你也想學耍起這個來呢？」二虎道：「老大，你也過於小心了。他們糧房裡天天唱戲吃酒，邀也不邀俺們一聲，難道俺們不是一般的人，為什麼不去闊他一闊？」大頭道：「老二，你在那裡做夢哩！他們糧房裡到得兩季的時節，至少總有幾千進項，那雪白細絲偌大的元寶，一隻一隻的搬進家裡去，也不見有拿出來的時候，隨他在女人面上多花幾文，也好消消災。我們賺的正經錢，靠著他穿衣吃飯，怎麼好浪費呢？老二，我曉得了，莫非西村裡那樁官司，你瞞了我得些油水，銀子多了，所以要闊起來，也想頑頑了。」幾句話說得二虎大是沒趣，臉都漲得通紅，勉強答道：「大哥！咱們哥兒倆素來親親熱熱的，沒有一事相欺，那敢瞞了大哥弄錢？」大頭道：「衙門裡的事如何瞞得過我？不提起也罷，今天提起了，我也不能不說。西村裡的事，你足足賺了五十兩，王鐵匠的過手，你當我不知道嗎？好好的拿出來四六均分，你費心多得個六分罷。」二虎

被他揭出弊病，這才著了急，料想抵賴不過，只是聽見他說要分肥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登時突出了眼睛，說道：「老大！你只知自己要錢，不管人家死活，衙門裡那樁事不是我一個人吃苦的，到見了錢的時候，你眼珠兒都紅了，恨不得獨吞了去。承你的情，一百弔錢，也分給俺二三十弔，這是明的，暗的呢，俺也不好說了。俺沒有耳報神，合你那般信息靈，你是在亮裡頭看俺，俺是兩眼烏黑。幸虧善有善報，四村裡的事，也偏偏合俺商議，略略沾光幾文茶水錢，你還要三七哩，四六哩的鬧起來，良心倒還不狠，虧你說得出這話兒。」大頭道：「老二！不要著急！俺也不過說說罷，真個要分你的錢嗎？俺真是要分你的錢也容易，怕你不拿出來。」二虎道：「怎樣呢？」

大頭道：「這有什麼難懂？俺只消當真的托李大爺做主，三下均分，你若不肯，他就告訴了大老爺，找你點錯處，革掉了你，你能為小失大嗎？」二虎道：「嗷！原來如此。這樣辦法，俺也學著個乖了。俺也會把你那幾樁昧良心的事合大老爺講講，周家買田三十弔，盧家告忤逆五十弔，張家叔姪分家四十弔。還不止此，就這幾樁，也很夠了。俺把那得著的十弔、八弔拿出來送給大老爺，看你攔得住攔不住。」大頭起先不過同他頑頑，沒一定要合他抖嘴，此時見他羅嗦，說了一大堆的話，句句說著自己毛病，無名火發，忍耐不住搶上去撻的一掌。二虎見他動手，輕輕用手把他一推。大頭體胖無力，又且吃了幾口煙，如何當得起二虎的一推？早一頭撞翻後腦殼子，撞在一張小方杌子的角上，皮破血流，連叫地方救命！二虎見此情形，掉轉身子跑了出去。次日，申大頭約了幾個人要去打申二虎，走到半路，遇著一個同伙，問起情由，勸他回去道：「快別再動干戈，咱們的飯碗兒都沒有了！」大頭驚問所以，那人說：「上頭行下文書來，道所有的書辦一概要裁，咱們的事要委些候補太爺們來當哩。這話是李大爺說出來的，不過三兩天內，官兒就要出告示，還要咱們把案卷齊出來交進去，這真是意想不到呢！」大頭聽見這話，猶同青天裡打下了一個頂心雷，也無心去找二虎打架了。把些跟人遣散了，忙同他跑到衙門，要想找李大爺問問端的。可巧李大爺被官兒叫了進去，商議什麼公事。等到回到自己的那個刑房，誰知門已鎖了，貼上一張正堂的封條，進去不得。弄得個申大頭走頭無路，只得踱到北班房坐著，等候那位李大爺。足有兩點鐘工夫，李大爺才出來。

申大頭慌忙上去趨奉了一番，問起情由。李大爺道：「不錯，有這回事。明日大老爺下委，後天各位太爺親自到各房檢查案卷，從此沒有你們的事了。你後兒一早進來，聽候上頭吩咐罷。」

把一個申大頭弄得目瞪口呆，合他同伙回到自己家裡，歎口氣道：「俺只道上頭的事不過說說罷了，那知道真是要做，弄得咱們一輩子的好飯碗沒得了，一怎麼樣呢？咱們要改行也嫌遲了，這不是活活的要餓死嗎？從此一個愁帽子戴在頭上，恐怕脫不下來哩。」他同伙道：「不妨，咱們也不要自己折了志氣，實在沒處投奔，跑到汴梁城相國寺裡去拆字也有飯吃。」

一句話倒提醒了申大頭，次日到衙門裡去看看，只見一班佐貳太爺揚揚得意，有的坐轎，有的步行踱了進去。申大頭恨不能咬下他一塊肉來，又想到：「才是這般沒兼恥的小老爺鑽營出來的？」又過了一天，輪到申大頭上去陪著太爺們檢查案卷，他一早就在衙門前伺候，等到十一點鐘，本官坐堂，傳齊了六房，向他們說道：「告示諒你們是已經看見的了。這是上司發下來的公事，怨不得本縣，回去好好安分做個良民，有田的種田，有生意的做生意，要是犯到案下，本縣一定照例辦決，不為你們伺候過本縣寬容的。聽見沒有？」大家磕頭答應了個「是！」官又吩咐道：「今天各位太爺到房裡盤查公事，你們好好伺候去，要一齊檢出來，休得從中作弊隱瞞，一經查出，是要重辦的！」大家喏喏連聲而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